

崔載陽著

近世六大家社會學

本書據民智書局1930年版影印

講	之	嚴	而	者	崔
稿	此	則	其	其	教
取	著	於	求	任	授
材	乃	最	學	事	為
精	教	近	之	之	教
慎	授	之	精	精	育
而	在	大	勤	勤	學
評	中	作	與	余	者
述	山	始	治	早	亦
謹	大	得	學	敬	為
嚴	學	而	之	佩	教
行	之	識	精	之	育

與	十	衆	極	於	文
社	數	正	點	極	亦
會	年	復	之	點	流
學	來	不	今	思	暢
一	社	少	日	想	易
名	會	因	助	謬	讀
詞	一	為	益	誤	在
之	名	印	學	亂	智
狂	詞	行	人	雜	識
解	之	之	啟	亦	窮
亦	濫	嗟	發	在	困
既	用	乎	民	於	達

甚矣則此書之行世又豈獨
術界之光輝而已哉

民國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戴傳賢誌於考試院



序

何思敬

(一)

自從孔德在他的實證哲學第四卷（一八三七年）中創立社會學的名稱以來，已總要一世紀，所差不過八年了！一世紀以來，以社會學的名義，在書齋中思索的，在大學講座上講述的，在書籍中發表的，所謂社會學者各國不知多少。若要做一部社會學者的人名履歷及著作表恐怕也會成一部一二百頁的著作。不過至今還缺少這樣一個目錄學家。

然而，「你」倘若把孔德以來幾個社會學大家的著作仔細研讀之後，再隨便去流覽許多社會學者的著作，你真會驚奇！「社會學老是在一個圈子裏頭打旋！」這恐怕是「你」的呼聲。不過，我這時暫不去解釋「你」的這個呼聲，也暫不替社會學辯護。總之，一世紀以來各國許多所謂社會學者的思索和著作尚不出這一世紀的幾個大家的影響。

我雖這樣說，但這句話並不想否認許多社會學者們的努力而專肯定幾個大家的功績，我決沒有這種意思！

社會學之產生，成立，發展，已經是一個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現象，決不是幾個「偉大的」個人可以使它產生，成立，發展的。不但是偉大的社會學者們在一個許多社會學者們的合唱團(Chorus)中合唱，連這一個大大小小的社會學者們的合唱團都在一個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交響樂(Symphonie)中合奏。

我所譬喻的這一個社會的文化的歷史的交響樂，並不是沒有樂譜的，不過這個樂譜沒有成文的形式，要人類自己把它成為文化的。若再許我譬喻一下，這個未成文的樂譜，恐就是所謂世界精神的法則，或者也就是實證主義們(如Montesquieu)所謂法則，並且要使這個法則(Or)不浮空，那末主張素樸實在論也好，主張唯物論也好，二者並不是非常遠離的。

不過，譬喻畢竟是譬喻，我決不替它主張多少真確性，至於人類的科學，能有幾分真正不是譬喻呢？這個問題現在是沒有法論及的，並且說來也很容易陷入無可捉摸的疑難之中。

就算我的話是一個純粹的譬喻，然而社會學者們所寫的何嘗不可比為音樂家所寫的樂譜。

實在，音樂家和社會學者一樣在這是一個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交響樂——這一個聽不到「聲響」看

不見「樂譜」的交響樂——中寫的。寫出來的樂譜當然未必是聽不到聲音看不到樂譜的交響樂

之完全的反響和反映；然而這種反映倘沒有被反映的存在(交響樂：社會)，那末這種反映更是

空虛了！

實在，沒有社會生活的地方，決不會有社會思想；所以即上溯到原始的社會中都有社會思想在宗教的形態之下顯現。近代社會學是社會思想的一個特殊的進步的形式，是社會生活之歷史的發展之結果。 *La Science Sociale (Sociologie) c'est la Pensée Sociale de Forme Spéciale et Progressive*。

然而，科學的根本是方法 (*Méthode*)，方法的任務在乎發見那支配事實的法則。譬喻一句，方法的目的，是要把握未成文的樂譜，或 *Intel* 所謂世界精神的發展法則，或實證主義者們所謂法則。方法越能接近事實的法則便越好。至今社會學的主要努力及其主要進步，畢竟是方法論的努力及成績，就是如何向社會現實接近的努力和成績。

方法論的努力分兩個重要的部分：一是對象論，二是方法論本身，一是如何確定對象及其性質，或德國哲學之所謂對象之概念的構成。二是確定了對象及性質後，再確定如何到各種現象中去觀察該對象之發露，該對象與各現象的關係，及該對象之活動的法則。若再添加一部分，即是特殊的方法論在一般哲學智識論，認識論上的地位，重要與效果之論證。

自從有社會學到現在，牠的主要工作就在對象論，方法論，及方法論的自己承認，自己評

批上面，到E. Durkheim的「社會學的研究法規程」(Regles de la Methode Sociologique)出世以後，這個工作總算得了一個飛躍的進步。

當然至今沒有一個社會學的思路和著作不多少具有相當的方法，但他們的關心還是在對象論。換句話說，即如何確定社會的概念，與社會是什麼這一方面着眼。譬如社會有機體說，心理的相互作用說，意志作用說，同類意識說等等，都不過對於社會學的對象，下種種片面的不變的解釋，對於這個對象並無清晰確定可藉以觀察的視標，致使我們不能將把全歷史的全世界的社會現象，排在客觀的視標之下來研究對象之歷史的演變。

即如德國的社會學者們所提出的方法如Max Weber的Verstehende Soziologie(理解的社會學)、A. Vierkandt的formale Soziologie(形式社會學)、和Wien的Husserl的學徒們所謂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現象學的方法)等，畢竟是一種內省的方法，沒有抽去Durkheim所謂Preconception(先入見)之處還很多，並祇在社會概念之內省的分析上做了一些工夫，因此各家的著作都帶個人的色彩，並沒有成立一種大家必須依據並且可以依據的客觀的方法。

有許多有名的社會學者尚且如此，祇在他的對象面前探索，何況有些(如美國的)通俗社會學者連對象還沒有確定清楚，已經做成龐然大著，令人勉強讀了幾遍尚不知他講些什麼哩！

這樣說來，社會學之發生，成立，發展雖是社會的現象，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社會學者在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運動，事實和思想的運動中合作；但其結果的顯現，却造成幾個引起我們注意的偉大的社會學者。當然若我們祇注意幾個偉大的社會學者，不是妥當的方法，但畢竟是方便於初學者的方法。因為我們若捉住了幾個大家的根本思想和方法之後，再去有許多社會學者們的研究時，一定比較容易。而社會學究竟怎樣在社會事實和思想運動中產生的問題，也能窺一個大體了。

不過，這兒我們爲初學者的方便起見，究竟選多少人，並且選那幾個人出來供給讀者的問題，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崔先生預備在哲學系講他的大作時，我對於崔先生也曾提供過一些意見。鄙意以爲普通社會學史舉幾個人來作代表——如孔德，斯賓塞，華特，達爾文，涂爾幹等人——當然沒有問題。不過多加一個 *Campovica* 和一個 *Raischoltz* 在六(七)大家之中，這一點我至今尚不敢說我的見解是對的。

倘拿此二人代表德奧方面的社會學，則未免太片面了。當然此二人和 *Frankfurt* 大學的 *Franz Oppenheimer* 等三人，可以說是出於一個傳統的。但 *Oppenheimer* 已經承受 *Marx* 的懸想之一部，並綜合其他學者的思想，所以未可以 *Oppenheimer* 代表前二者；又不可以作爲德國

社會學派的代表。因德國還有幾個主要的學派，如以 G. Simmel, T. Tönnies 爲先驅的，以自己爲後繼 A. Vierkandt 的 Formale Soziologie 形式社會學派，以關係學 Beziehungstheorie 代替社會學的 L. Von Wiesner，以歷史哲學代替社會學的 Paul Barth。還有現象學派的社會學者，還有意會學派，還有 Marixian Sociology 都有誰不能代表誰的情形。所以選擇 Cumplovicz 和 Rakenhofer 二人是很不妥當的；且這二人並不是上述各學派的過渡學派，故更不敢說是妥當。不過這二人的思想與英美社會學者有點關係。前者受了斯賓塞的思想之外，尙與華特有思想的親交。後者受了兩者的影響後，創立關心說 (Interesse Theorie) 尤其影響於美國 Small 的思想，這一點也未嘗不可以給初學者種種暗示；尤其前者的種族爭鬥說，也未嘗不可以給我們中國人味嚼一下。這二點是我當時對於崔先生的一點貢獻。但爲適合中國學生的程度計，我贊成崔先生選此六人的主張。

近世六大家社會學目次

頁數

第一章 孔德的社會學.....一

一 人類思想進步的定律與科學分類.....四

二 社會學之創立.....一三

三 社會靜學與社會動學.....二二

四 人類教.....三四

第二章 斯賓塞的社會學.....四一

一 社會靜學.....四四

二 社會學導言.....五二

三 社會學原理.....六〇

四 社會制度論.....六七

第三章 華爾德的社會學……………七三

一 社會的長成……………七六

二 社會的活動……………八二

三 社會學導論……………八八

四 純粹社會學與實用社會學……………九三

第四章 達爾德的社會學……………一〇一

一 社會學與社會學方法……………一〇四

二 發明與模仿……………一一〇

三 反對與適應……………一一五

四 各種社會現象的研究……………一二一

第五章 甘樸域斯的社會學……………一二九

一 種族鬥爭論·····	一三三
二 勒直荷夫與社會學問題·····	一三九
三 關心說·····	一四四
四 甘樸域斯與勒直荷夫學說之異同·····	一五〇
第六章 涂爾幹的社會學·····	一五七
一 社會學對象論：社會的現象與種類·····	一六三
二 社會學方法論：如何觀察及解釋社會現象·····	一七一
三 道德社會學與宗教社會學·····	一八六
四 法律社會學與教育社會學·····	一九五
六家社會學提要·····	二〇七

近世六大家社會學

第一章 孔德的社會學

近世社會學的始祖孔德 (Auguste Comte) 是在一七九八年正月十九日法國南部「蒙泊利亞」(Montpellier) 地方生的。他的父親是一個收稅的官吏，父母兩人都是當時激烈的保皇黨，亦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故孔德自少即與宗教很有因緣，他對於天主教舊極信仰之誠，當時教會要信徒讀的書籍，他沒有一本不讀。但是當他到九歲入蒙泊利亞中學，他却愛習數學。十四歲畢業後，他仍專研究數學兩年，然後考入巴黎高等工業學校 (Ecole Polytechnique)。他那時候其實還未到投考年齡的。他在工業學校學業大進，屢試第一，又嘗研究許多哲學的著作，尤愛讀經驗派學者休謨 (Hume)。可是他素性獨立，對於從來的政治宗教學術的威權，常加反抗，其後卒以反對教師之故，革除學籍，被遣歸家。那時候，他已正式成爲一自由思想家，國立學校，已再沒有他立足的地方了。不過過後不久，他又重到巴黎，私授數學，以維生計。在一八一八年，他認識聖西門 (Saint Simon)，拜之爲師。聖西門爲當日著名的社會

主義者，才識異常宏富，孔德與之處者凡四年，故受其默啓實深且遠。孔德未識聖西門前，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生物學等），和政治科學（哲學，倫理學，經濟學等），都已有相當之基礎，可是不能將二者聯貫起來。其能聯貫起來，成了後來最著名的科學分類和三期定律，那都是受了聖西門之賜。一八二二年時孔德發表極重要的一小冊，名『改造社會所必要的科學工作』，隱將他一生的思想包括在內，而序文就是聖西門給他做的。一八二二年以後，孔德備極苦惱：一因與聖西門意見不投，彼此絕交。二因在一八二五年結婚，婚後仍在巴黎教數學，每小時只得三佛郎，其妻棄之而去者凡四次。其三又因用功過度，犯腦痛病，入院留醫，凡七閱月，出院之後，仍極無聊，投河自殺，幸爲人救，惟到第二皇朝路易腓力（Louis-Philippe）時，被聘爲高等工業學校教授，生活即感安定。他在工業學校每週演講天文學，先後凡十六年。一八三〇年『實證哲學系統』（Système de la Philosophie Positive）第一卷出版，到一八四二年六卷陸續完全刊出。『實證政治學』（Système de la Politique Positive）凡四卷，刊行於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四年間。孔德後來本還打算發表『實證邏輯系統』，『實證倫理系統』，和『實證工業系統』的，可惜後兩種書還沒有着手，便與世長辭了。（一八五七年）。孔德最後十年，漸由研究時期入於實行時期，思想生活爲之一變。其行動著作亦富有神秘色